

盛世 华族梦

摩宝 著

SHENGSHI
HUZUMENG



盛世
华族梦

靡宝 著

HEAVENLY
HEAVENLY





第一章

祸起沙鸣

001

第二章

冒雪上京

035

第三章

长安浮风

073

第四章

将计就计

103

目
录

第五章

困搏掖庭

135

第六章

大明宫婢

185

第七章

情起宫变

235

第八章

朔方大捷

275

第一章

祸起沙鸣

昨夜秋风入汉关，

朔云边月满西山。

更催飞将追骄虏，

莫遣沙场匹马还。

大唐，神龙二年，腊月

入冬以来的绵绵大雪下了许久，天色终于放晴。

风雪过后，沙鸣县城已是银装素裹。厚厚的积雪掩盖住关外枯黄的莽莽草原，也覆盖住关内的屋舍和耕田。

冬日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满地晶莹的白雪，过去几日昏天暗地的恶劣天气顿时就成了——一片残影。太平盛世，丰收嘉年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纷纷出门，于微暖的冬日阳光下踏雪赏景。

远离县城的官道岔路口，简陋的酒馆正是热闹。这里是年末归来的商队们进沙鸣县城前最后一个歇脚处。此时又正是午膳时分，大堂中的火坑里架着一只肥嫩的烤全羊，正烤得吱吱作响，香气四溢。一众商客围在火边饮酒吃肉，喧嚣说笑。

酒馆一角，清隽的少年倚柱子而坐，姿态慵懒。一枚石子在他指间被抛上落下，双目雪亮，正透过半开的窗户，漫不经心地盯着外面覆盖着积雪的岔路。

酒馆中有客人好奇打量。只见那少年身材劲瘦，一身骑装简洁利落，懒散之中带着一股洒脱之气，又生得明眸皓齿、雪肤红唇。若不是旁边还有一群家奴环伺，怕是早有浪荡子上前搭讪调笑了。

“阿菲，还没动静吗？”家奴在身后摩拳擦掌。

酒已喝足，每个人都热血沸腾，就等着冲出去大干一场。

“都耐心些。”男装少女的嗓音微微有些沙哑，越发显得雌雄莫辨，“我们都已经在——这里守了三天。下了这么多日的大雪，赵全定是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他若想年前把东西运出沙鸣，就得趁今日动手。出山关只有这一条路，他必走这里无疑。”

说话间，一户农人赶着一辆马车吃力地从岔道上走来。那马车颇重，车轮在雪道上拖出深深的两道印子。赶车的男子使劲挥鞭，不住吆喝。

“来了！”曹丹菲双目一亮，一跃而起，“你们两个从后门包抄，阿朱带两个人准备套马，其余人随我来！”

家奴们一呼百应，纷纷拿起棍棒绳索，随着曹丹菲涌出了酒馆。

赶车的男子眼看一群人不知从何处冲了出来，将马车团团围住，急忙猛拉缰绳。马儿嘶鸣，马车里的妇孺一阵尖叫。

“赵全！”曹丹菲大喝一声，排开众人走了出来，“年关将至，大雪封道，你这拖家带口的，可是要去何处呀？”

那男子吓得浑身哆嗦，缩在马车上，不住作揖告饶：“曹娘子……娘子饶命！是老奴一时糊涂，求娘子手下留情！”

曹丹菲似笑非笑，拔出腰间匕首，挑开车上一个纸包。香饼噗噗掉进了雪中。

“说吧。”曹丹菲转着匕首，“王家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用劣货换了仓库里的好货？”

赵全磕头道：“实在是我欠了赌债，若是不还，就要拿妻儿抵债。我这也是情非得已……”

曹丹菲嗤笑，“你给刘家做事也有七八年了，刘家待你不薄。往年你欠了赌债，哪次不是刘大郎给你钱去还？你良心让狗吃了？居然还合着王家坑害刘家！”

赵全吓得大哭。

曹丹菲转身吩咐道：“把人抓住。清货！”

家奴呼喝着，将马车上的箱柜搬了下来。打开一看，里面装满绸缎绢帛，又打开一箱，则是满满的银器漆器。

赵家妻儿哭闹成一团，不住挣扎。混乱之际，赵全一头撞开抓他的家丁，撒腿就跑。

曹丹菲倏然转身，眉头紧锁，随即将手一扬。一枚石子嗖地飞出，正中赵全膝弯。赵全身子一晃，扑倒在了雪中。

两个家丁追上去，将赵全抓了回来。

赵全不住挣扎，疯狂地大骂：“曹丹菲你这贱奴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也不过是刘家养的一条狗。还当自己是半个主子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”

曹丹菲不以为然地冷笑，将一团破布塞进了赵全口中，命人将他结结实实地捆绑了起来。

“我是什么身份，我自己清楚。你倒不如多为自己想想。这车货少说也值数百贯，幸好寻回来了。快过年的，杀生不吉利，送你们一家去盐矿做苦力如何？”

赵全妻儿听到，吓得软软地坐在地上，号啕大哭，唾骂起赵全来。赵全的小儿子尖声哭闹，大叫着：“放开我爹！放开我娘！你这恶人，休要抢我家财！”

曹丹菲懒得理他，径直吩咐家奴清点货物。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，数名侍卫打扮的男子策马奔来。领头的男子用官话大喝道：“光天化日，尔等小贼竟然敢拦路抢劫？！”

刘家一个管事顿时气道：“关你们什么事！”

赵全的妻子却是扯着嗓子尖叫：“郎君救命！这群盗贼要杀人越货！”

曹丹菲气得一掌劈过去，将赵全娘子打晕。

“杀人啦！盗贼杀了我娘了！”赵全的儿子挣扎尖叫。

“大胆——”数名侍卫奔到跟前，拔刀就朝曹丹菲他们砍来！

寒光逼近，曹丹菲纵身一跃，轻盈如燕地后掠了半丈，敏捷地避开了锋利的刀刃。

那侍卫一愣。曹丹菲扬手，一枚石子射出，正中他左眼。侍卫大叫一声捂住了眼睛。

“外人休要多管闲事！”曹丹菲怒喝，“我们乃沙鸣刘家奴仆。这人乃是我家管事，监守自盗，被我们人赃并获！”

侍卫们一时迟疑，却不料赵全乘机挣脱了绳索，夺路而逃。曹丹菲恰好堵了他去路。他随手夺了侍卫的刀，就朝曹丹菲砍去。

“阿菲当心！”

曹丹菲瞳孔收缩，神色不变。她侧身闪避，而后跃起，左脚点在木箱上，右腿高抬，极其轻巧地旋了一个圈，凌空一脚踹在男人脸上，将男人沉重的身躯横着踢飞出去。

赵全轰然跌进了一辆马车中。

“郎君！”侍卫们惊骇大叫，朝马车奔去。

突然一声惨叫，赵全又被人一脚从马车里踢了出来，重重地跌在雪中。

刘家奴仆一拥而上，将他抓住，同他妻儿丢在一起。

酒馆里传出阵阵喝彩声。

曹丹菲拍了拍身上的碎雪，从容一笑，拱手致意。

她生得极致清隽秀雅。尤其一双凤目黑白分明，目光清澈锐利，长眉秀挺，衬托得整个人英姿飒爽、气宇不凡。

侍卫们小心翼翼地将一个身穿裘衣的男子从马车里接下来。男子不耐烦地挥开侍卫的手，利落地跳上了一匹马。

“阿菲，你看！”管事气急败坏地把受伤的家仆指给曹丹菲看，“都是被那家的侍卫砍伤的。咱们可要讨个说法！”

曹丹菲当即扬声道：“喂！等等！”

那华服郎君置若罔闻，带着侍卫们前行。

曹丹菲捏着两指放在唇间，吹了一声嘹亮的口哨。那群人的马纷纷竖起耳朵，停下了脚步。

“叫你们等等，听不懂官话？”曹丹菲快步上前，大马横刀往路中间一站，抬起一脚踩在木桩上，“我们刘家的人被你们砍伤了，不给个说法，休想再走一步！”

领头的侍卫不屑地冷笑，“你方才还把入踢进了我们郎君的马车里。若是郎君伤着了，

你可赔得起？”

“谁叫你们多管闲事，自己凑上来？”曹丹菲拿马鞭指着他的鼻子，“你们这些外地人，真是不懂规矩，不识好歹，闯了祸又想拍屁股走人，当我们刘家是傻子？你必须得给个说法。否则，休想从这里过去！”

看热闹的人纷纷附和。

侍卫道：“我们伤你的家奴，你也惊了我们郎君。这算是扯平了。”

“要扯平？”曹丹菲阴阴地一笑，“让你家郎君把胳膊腿儿伸出来，也给我砍个两刀，这才算扯平！”

众人起哄大笑，等着看这群外乡人的笑话。

“够了。”华服男子这才终于开口，语气傲慢而冷淡，“给些钱，打发了他们就是。赶路要紧。”

男子裹着裘袍，戴着皮帽，看不清面容，只见两道浓密的剑眉紧锁。

他朝侍卫做了个手势。

侍卫道：“我们郎君大度，给你两贯钱，充作药资吧。”

一个沉甸甸的绸布袋子抛了过来，擦着曹丹菲的脸，落在积雪里。

曹丹菲好似挨了几记重重的耳光，脸色铁青，眼中乌云翻涌。

“还不让路？”侍卫呵斥，骑马擦着曹丹菲而过，险些将她带倒。

曹丹菲冷笑着捡起钱袋，掂了掂。

那华服男子眼睛一眯，喝道：“当心！”

说时已迟，一枚铜板飞射而去，正中马前蹄膝窝。马朝前栽倒，把那侍卫掀了下来。

刘家家丁们轰然叫好。

“你找死！”侍卫勃然大怒。

“跌在雪里又死不了人，给个小教训，让你以后做人礼貌些。”曹丹菲冷冷地嗤笑。

那侍卫从雪地里爬起来，又向曹丹菲扑去。

“够了！”男子喝道。

侍卫们面面相觑。

华服男子驱马上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曹丹菲，继而抬起手，揭开了皮帽，以真面目示人。

冬日暖阳照在晶莹的雪地上，泛起一片如梦如幻的彩光。

男子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发如浓墨，束在金冠里，更衬得肌肤白皙如玉，目光清冷似剑。他身姿挺拔，裹着一身雪里出锋的狐裘披风，眼角眉梢都带着一股子与生俱来的矜持冷傲，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华贵之气。

沙鸣里多是塞外粗犷的胡人、五大三粗的士兵，或是庸碌市侩的生意人，何曾见过这般清贵俊美的贵公子？不说酒馆里的人和刘家的家奴，就连曹丹菲，都不禁一愣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男子倨傲地端详了曹丹菲良久，才挑了挑眉。

“你要如何？”

这下听着，男子嗓音更加显得淳厚而富有磁性，好似古琴低鸣。他说得一口标准的官话，再配合这一副目空一切的高傲姿态，八成是从京畿一带来的。

曹丹菲立于下方，气势却不弱，“郎君的侍卫不由分说地伤了我们家丁，我们刘家不稀罕你的钱财，却是想要你开口赔个不是。”

“放肆！”侍卫喝道，“你可知我们郎君是何人？”

曹丹菲也学着那华服男子的样子，挑眉高傲一笑，“连三岁小儿都知道犯错了要道歉，皇帝犯错要写罪己诏。哪怕是神仙，触犯天条都要被打下凡呢。谁知道你们郎君是什么世外高人，超脱于五行伦常、天地万物之外。”

众人哈哈大笑。

还是酒馆掌柜出来道：“大家都休要再争吵了，此事本是误会。这郎君的侍卫伤了刘家的人，刘家的人也确实打坏了马车。双方不如彼此都道个歉，将此事了结了，如何？”

“成！”曹丹菲爽快道，朝那华服男子拱手，“我先前抓贼心切，惊了尊驾马车，请郎君见谅。家奴的伤要治，郎君的马车要修，那钱就不要了。”

男子点了点头，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同你计较了。”

说罢，竟然策马而去。

曹丹菲一愣，随即火冒三丈，怒吼道：“给我站住！”

那人的马反而越跑越快了。

曹丹菲从怀中掏出一支拇指大小的短笛，凑到唇边。刘家奴仆见状，急忙抢先拉住了自己的马。

尖锐刺耳的笛声哨声响彻雪原。

那列人的马全都惊慌失措地嘶鸣扬蹄，把人接二连三地甩下地。华服男子倒是骑术好，身子晃了一阵便稳住了。

曹丹菲不罢休，掐指又吹了一个绕弯的口哨。男子胯下的马好似认了曹丹菲是主人似的，摇头摆尾地原地乱跳。男子眼看控制不住，主动跳下了马，一脚踩在过膝的雪地里，面朝下跌进雪中。

“郎君——”侍卫们又大呼小叫地去扶他。

曹丹菲哈哈大笑，跳上了马，“小子，做人不要太嚣张，在别人的地盘上就要守规矩！看你演了一场好戏，就当你赔罪了！”

“放肆！”侍卫怒吼，“我家郎君可是段将军外侄！”

曹丹菲着实一愣，随即更加愤怒，“段将军公正严明，你这样的外甥，倒是给他脸上抹黑！亏你还好意思打着他的名号招摇过市！”

说罢唾了一口，她吩咐家奴整理车队，准备回城。

“阿菲——”远处传来一声高呼。

曹丹菲神色一变，气恼地扭过头去，“她怎么来了？”

管事们喏喏，皆露出苦笑。

远处一群人策马奔来，领头的女郎穿着绯色窄袖骑装，披着一件银红的绣西番莲缀狐绒的披风，跨坐在一匹毛色黑亮的骏马之上。这俏丽的装扮在这片冰天雪地里格外醒目。

“阿菲，人抓住了吗？”少女冲到曹丹菲跟前，一脸急切。

曹丹菲没好气地道：“不是要你在家做功课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”

“那点功课明日抄都来得及。你这里在捉贼，错过了才可惜。”刘玉锦笑嘻嘻地跳下马来，“咦？那是谁？”

华服郎君一身碎雪，发鬓凌乱，一脸怒容地瞪着曹丹菲。他容貌俊美精致，眉目如画。盛怒之中，不让人觉得害怕，反而生出一股怜爱之意。

曹丹菲皮笑肉不笑，“不相干的路人。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这就回去？我难得出来一趟……”刘玉锦唠叨，却被曹丹菲拎着推上了马背。

曹丹菲吹了一声口哨，一匹浑身棕红的骏马小跑而来，亲昵地蹭了蹭她。曹丹菲摸了摸它的脖子，跳上了马背，带着众人疾驰而去。

雪原中，侍卫们护着华服男子，目送他们远走。

“郎君，您看……”侍卫咬牙切齿，“这小子嚣张跋扈，竟然如此折辱您，一定要给个教训！”

“进城再说。”男子屈指弹去毛领上的碎雪，“等见了舅父，再仔细打听一下这人是谁。”

曹丹菲押着车回了刘宅，阖府轰动。

一位素衣利落的妇人带着数名家奴快步迎來，她眉目清秀温婉，同曹丹菲有三分相似，正是曹丹菲之母陈氏。

“阿菲，你怎么又把锦娘带出去了？”陈夫人皱眉，“怎么一身狼狈？又进山打猎了？”

“倩姨别担心。”刘玉锦跳下马道，“我赶去时都已收场，连热闹都没瞧上。阿菲也

不等着我，真不够义气。”

“你真是什么热闹都要凑，以为这事很好玩吗？”曹丹菲道，“你没见那几个家奴的伤？”

“怎么？还有人受伤了？”陈夫人埋怨道，“阿菲你自己胡闹就算了，锦娘可不像你这么皮糙肉厚。若是她不小心受了伤，你拿什么来赔罪？锦娘，瞧你这一身汗。腊梅，带锦娘去更衣，当心别着凉了。”

“还是姨娘好！”刘玉锦挽着陈夫人的手撒娇，“我爹娘呢？”

“大郎正同管事在书房对账，你娘在屋里。我没同她说你溜出去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”

刘玉锦应了一声，兔子似的眨眼就跑得没影了。

陈夫人看着她的背影，慈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阿娘也太纵容她了。”曹丹菲把马交到马仆手上，“我当初三令五申不准她跟过去，她还是偷跑来了。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又全都算在我头上。”

“郭夫人的病方有些好转，锦娘也才得空出府转转。既然无事，你也少些抱怨。”陈夫人抚着女儿的肩，将她上下打量一番，叹气道，“瞧你这样，哪里像个女儿家？”

“女儿若不强势点，出门办事定要被人瞧不起呢。”曹丹菲不以为然，“对了，阿娘，记得给跟着我去的伙计们一人赏五十文、一坛绿蚁酒。大伙儿今儿跟着我吃了不少冷风，让厨房熬些羊肉汤送去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陈夫人推着曹丹菲，“你也出了一身的汗，赶紧去换身衣服。郭夫人身子又有些不好，一会儿随我去给她请安。”

陈夫人同刘家夫人郭氏是远亲，丈夫去世后，曹家母女投奔刘府，至今已有两年。如今陈夫人帮体弱多病的刘家夫人郭氏管理内宅，曹丹菲算是刘玉锦的跟班，平日又帮着刘公算账进货，处理杂事。刘家夫妇厚道，待她们母女颇好。曹丹菲以这个远房亲戚的身份，也能同刘玉锦一起去女学里念书。

曹丹菲回了小院，换了衣裙，挽起了发髻，草草插了一朵珠花，就朝后宅内堂而去。

郭夫人身旁的大婢女春娟掀起帘子送郎中出来，就见曹丹菲步履飒爽而来，不禁一笑。

“丹娘来啦。”春娟打着帘子让曹丹菲进来，“听说你今儿个一脚把赵全踹得飞了出去，可是真的？真可惜我没瞧着。”

“我也没瞧着！”刘玉锦在屋里嚷嚷，“我去的时候，赵全那厮已经被捆成粽子了！”

屋里几个女子都忍俊不禁地笑起来。

曹丹菲快步走进屋里。郭夫人斜靠在炕上，膝盖上盖着薄毯子。她容貌清瘦秀丽，只可惜久病缠身，面色虚弱苍白。

“丹娘过来坐。”郭夫人展露出慈爱的笑容，朝曹丹菲伸出手，“阿锦回来就嘟囔了半天，

说你不带她去玩。我把她训斥了一通。你是去办正事呢，她去了又只有添乱的份。”

“没什么关系。”曹丹菲笑嘻嘻道，“阿锦要真添乱，就先把她捆成粽子放一旁好了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刘玉锦道：“听说他们还碰上了段将军的外侄。那群人好鲁莽，误以为我们在抢劫，把我们的家丁打伤了好几个。阿菲上去理论，反而被他们拿钱打脸。丹菲后来气不过，吹了马哨，那个郎君摔了个狗吃屎！可惜我也没看到。”

郭、陈两位夫人俱是一惊。陈夫人喝道：“阿菲，你怎么那么莽撞？段将军的外侄可是世家子，也是你冲撞了的？”

曹丹菲不服气，“本是他们有错在先，我只不过想让他们赔礼道歉，却被他们当作乞索儿，拿钱辱人。段将军公正亲民，不想外侄却是这么一个纨绔！”

郭夫人道：“阿菲也是为伙计们讨公道，倩娘就不要责备她了。那郎君是何人？”

陈夫人道：“段将军只有一个长姐，嫁的是开国侯崔府的次子，翁姑一个是君侯，一个是公主，可谓一门显贵。这郎君想也是官身呢。”

“可是清河崔家？”

“可不是，还是嫡系呢。”陈夫人转头朝女儿嗔道，“明知是权贵，还不知退让，平白为刘家惹事！”

郭夫人笑道：“沙鸣是小地方，难得见贵人。阿菲年纪小，不惧权贵也是寻常。段将军公正严明，也不会为此等口角小事心存芥蒂的。”

陈夫人摇头，“分明是这孩子莽撞。”

曹丹菲撇嘴冷笑，“崔氏嫡系，王孙公子，难怪那般嚣张。我日后见着他，躲远一些总成了吧。”

“别不服气，这就是势比人强。”陈夫人拍了拍女儿的头，“都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一贯把你当女儿养，你偏偏长得像假小子一般。你看看，穿着红装都不像个闺秀。”

“我本身就是个村姑，装闺秀做什么？”曹丹菲不以为意，“再说我日日出门办事，穿男装方便得多。”

郭夫人道：“我就觉得阿菲这般爽朗好，聪慧能干，万事不愁。阿锦倒是被我娇惯坏了，将来可还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
陈夫人打趣道：“郭姐姐将来给锦娘选个敦厚老实的夫婿，照旧把她捧在手心，可不和美？”

女子们纷纷取笑。刘玉锦霎时红了脸，高声叫道：“倩姨，你坏！”

郭夫人有些伤感，道：“眨眼你和阿菲就要及笄了，在阿娘身边留不了几年了。养女

儿就是这点最心酸。辛苦拉拔大了，却成了别家的人。”

“女儿不嫁人。”刘玉锦嘟嘴，“我一辈子做你的女儿。”

“你嫁人了，便不是你娘的女儿了？”陈夫人打趣。

刘玉锦抓到曹丹菲在偷笑，指着她道：“阿菲只比我小两个月呢，姨娘怎么不操心她？”

曹丹菲不像普通女孩子，一提婚事就要羞得抬不起头。她扬眉一笑，道：“我阿娘早说了，我这粗鲁泼辣的性子，怕是这辈子都嫁不出去的。既然如此，我还发什么愁？”

“你倒好意思？”陈夫人唾道。

郭夫人忍俊不禁，“阿菲别听你娘胡说。我就看你聪明能干，既识文断字，贤惠明理，又能管家理事，是个难得的贤内助的坯子。凡是长了眼睛的人，都不会漏看了你的好去。阿锦这么好吃懒做，呆笨无知，我才愁她嫁不出去。”

“阿娘！”刘玉锦急得捶手，“怎么能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呢？”

“果真呆！”曹丹菲指着她笑，“夫人是在谦虚呢，你这都听不出来！”

郭夫人笑得累了，原本苍白的面孔浮现淡淡的红晕。她轻咳了两声，忽然又伤感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也不知将来谁能配得上你。”

“夫人说笑呢。”曹丹菲递上一碗温热的药羹，给她轻拍着背。

“不是说笑。”郭夫人忽然有些认真，抓着曹丹菲的手，仔细端详着她的面容，“你这样的……真不知道，将来哪个郎君有这福分娶到你……”

陈夫人听得不对，出来打岔道：“阿姐累了，歇息一下吧。阿菲，锦娘，你们出去玩吧。”

曹丹菲忐忑不安地放下了碗，拉着刘玉锦退了出去。刘玉锦朝曹丹菲使了个眼色，不顾曹丹菲阻止，扯着她躲在了门后。

陈夫人扶着郭夫人躺下，拿了湿帕子擦着她额头的汗。

“妹子。”郭夫人拉着陈夫人的手，双眼投向屋顶房梁，“你们一家来到沙鸣，也有三年了。曹公去世，就快两年了。”

“是呀。”陈夫人苦笑，“夫君的忌日又快到了。这两年多亏了你们夫妇俩冒险收留，我们母女才有容身之处。”

“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们闺中姐妹的情分，做这点是应该的。”郭夫人笑道，“我卧病在床，还要谢你帮我打点管理内宅呢。阿菲又那么能干，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夫君算账理事，铺子上的生意她也监管得极好。夫君都夸她一人顶两三个能干管事呢。”

“这丫头整日疯野，也就这一点小聪明罢了。”

“妹子谦虚。”郭夫人叹道，“曹公之女，怎会是闺中弱质？阿菲她如今出落得越发飒爽英气，真是颇有曹公当年之风。”

陈夫人笑道：“只可惜不是个小子。”

“儿子也未必能比阿菲好。如今我是想开了，给我个儿子换阿锦，我也是不干的。只是这辈子没能给夫君生个儿子，觉得颇对不住他。”

“刘公同你这般恩爱……”

“再恩爱，心中也有遗憾。”郭夫人拉着陈夫人的手，道，“妹子，我自己的身子我清楚。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将来我走了，夫君他定是要续弦的。我没有什么遗憾，只是放心不下阿锦。妹子你日后可要替我多照顾一下这孩子，别让后娘算计了她的嫁妆。我娘家天高地远靠不住，阿锦若被欺负了，连个上门讲理的舅舅都无……”

说到此，郭夫人泪如雨下。陈夫人连声安慰她。

门外，曹丹菲和刘玉锦再也听不下去，悄悄溜走了。

刘玉锦一口气跑回自己屋里，暴躁地赶走了婢女，扑在床榻上呜呜哭起来。

“我娘真的要死了吗？我要有后娘了？”

曹丹菲叹了一口气，安慰道：“郭夫人也许只是想多了，久病的人总免不了整日胡思乱想。没准她能活到抱重外孙呢。”

刘玉锦把枕头被褥扔了一地，道：“我才不要有后娘！我爹要是再娶，我非把家里砸个稀巴烂！”

曹丹菲啼笑皆非，“这家里本是你的，砸了不是自己吃亏？你爹要是没儿子，好大一笔绝户财，不知道多少人算计你呢。你要有个兄弟，总有个人给你撑腰。你那外家在京城，纵使娘舅有心，也远水救不了近火呀。”

“我那外家确实形同虚设呢。”刘玉锦道，“我娘是庶出呢，总说大母不慈，才把她远嫁的。所以她也不耐烦和娘家打交道。”

曹丹菲并不是爱打探他人家事之人，又因为敬爱郭夫人，更不愿意议论她的是非。

她摊开算了一半的账册，取来算盘，拉过刘玉锦按在桌前，“你今日的账还没算完。就知道跑出去玩，乱发脾气，该做的事却丢三落四。还准备对付后娘呢？来个黑心的管事偷钱你都查不出来。”

刘玉锦最没有耐性，拿着账本算了两页就不耐烦，于是全部丢给了曹丹菲。

“阿娘说你什么都懂，搞不明白干吗还要我来学管家？”

曹丹菲把账册推回去，拽着她按回案几边，“你姓刘，我姓曹。曹家人怎么能管刘家的事？”

“你不是一直都帮耶耶算账管生意吗？这时候又来和我见外了。”刘玉锦又把账册推回去，手脚并用地往外爬，“有道能者多劳，你就麻烦几日吧。反正我也管不好，到时候

惹出乱子，耶耶又要训斥我。”

“不看账也行。”曹丹菲抓着她的衣领，死活地把她拽回来，“先生布置的功课你可做完了？下月初一去女学，你交不出来功课，当心又给板子打得哇哇叫。”

刘玉锦对曹丹菲的话浑然不在意，“我已经写了大半，剩下的你替我做完就是。反正你会写我的字，先生看不出来。”

“又帮你写？”曹丹菲卷着书本敲她脑袋，“你又没断手断脚，怎么懒成这样？一年几十份功课，大半都是我帮你写的。剩下的都是你照着我的抄的。你还去上什么女学？早点嫁人算了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好阿菲！”刘玉锦笑嘻嘻躲闪，挽着她的手不住地晃，“我就你这么一个小妹子，不使唤你，我使唤谁去？大不了我送顶花冠给你呀。我看段宁江和卫佳音最近都戴花冠出门，可漂亮了。耶耶已经同意给我买一顶。我给你一顶金嵌玉的，我自己打一顶嵌红宝石和珊瑚珠的，如何？”

曹丹菲鄙夷，“谁乐意头上顶那么一大团金灿灿、明晃晃的玩意。京城里早就过时的款式，不知道怎么到了沙鸣来却成了时尚。”

“你怎知这花冠是京城里已过时的？”刘玉锦惊讶。

曹丹菲一时说漏了嘴，左右道：“少废话，我来算账，那你就得自己把功课写了。”

曹丹菲一摆出强硬态度，刘玉锦便知道是真没戏了。她只好嘟着嘴，翻开本子开始做功课。

曹丹菲做事向来麻利，一手翻账册，一手拨算盘，五指如飞，啪啪声响个不停，转眼半本账册就算完了。她拿朱笔在账册上把不清楚的款项勾出来，另外拿册子写上备注，有条不紊。

刘玉锦撑着下巴在旁边看了半晌，又是羡慕又是欣赏，忽而笑道：“阿菲真能干，难怪阿娘那般夸奖你。你瞧你，又能陪我玩，又能帮我做功课，还会算账管家，天底下找不出更聪明的娘子了。阿菲，将来我出嫁了，也一定要把你带上。要是我招了女婿，你就帮我管家。要是我爹真的给我娶了后娘，你就帮我对付那女人。如何？”

曹丹菲啼笑皆非，拨着算珠的手一抖，算了一半的数就乱了。她把算珠归位，账册翻回前几页，重新算起来。

“你这算盘打得比我还好，不来算账可惜了。在家里帮你卖命还不够，你出嫁了我还得跟着去做老妈子？小姐妹们长大嫁人，就是各自成家了，我怎么能陪你一辈子？”

刘玉锦玩着发髻，天真烂漫地笑道：“我们俩将来做妯娌也不错呀。”

曹丹菲头也不抬地道：“你又笨又懒，谁知道哪个傻子会娶你。万一他兄弟也傻呢？”

我明知道要被你使唤，哪里还有送上门去的道理。”

“耶耶说会给我寻个秀才进士呢。”刘玉锦捧着脸。

曹丹菲嗤笑，“能中进士的，少说都三十来岁了，哪个没成亲？你乐意嫁个老头子？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刘玉锦道，“不过阿娘为什么那么看重你，一个劲地说没人能配你。她都没这么说过我呢。”

“夫人心肠好，夸奖我罢了。”曹丹菲淡淡道，“写你的功课去！”

晚饭后，曹丹菲在账房里又忙了一个时辰，方做完了手头的事，回了屋。

陈夫人见女儿一脸疲惫，心疼道：“可是锦娘又使唤你了？”

“不过一些小事罢了。”曹丹菲耸肩笑道，“刘家收留我们母女，我们自然也应该多做些事来报答这份恩情。锦娘就是性子懒散了些，需要有人时刻督促着她罢了。”

“阿娘知道。”陈夫人感慨，“你这直爽豁达的性子，还真像足你耶耶。他若见你今日这样，也一定颇骄傲。”

曹丹菲眼眶一热，低下了头。

陈夫人吁叹道：“一晃，你耶耶已过世两年了呀。只不过两年，怎么就好像一辈子了似的？”

“我只觉得时间过得慢。”曹丹菲道，“过去的那些事，就像昨日一般。”

陈夫人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不要被那些恩怨弄得性子阴郁的好。世间自有公道在，你耶耶深信不疑。”

曹丹菲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没再说话。

夜间就寝，曹丹菲独处闺房，从床底拖出一个樟木箱子。她从领子里拉出一根红绳，用上面拴着的黄铜钥匙打开了锁。

箱子里放置着一把匕首，一个小小的弓弩，还有一柄弯刀，都是曹丹菲生父的遗物。因时常被取出来擦拭的缘故，物品都保存得极好，刀鞘上的犀皮被摩挲得油亮。这些弓刀做工考究，皆是名家上品，远不是普通猎户所能拥有的。

曹丹菲拔出弯刀，削铁如泥的刀刃上闪烁着锐利银光，雪亮的刀身映出她清秀的面孔。

刀身根部，篆刻着一个小小的“曹”字。

“耶耶。”曹丹菲把刀搂在怀里，低声呢喃。黯淡的烛光照在她单薄纤瘦的身上，越发显得孤单寂寥。

次日天气极好，太阳早早就出来了，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。城池内外和高山上的积雪被晒得皴皴发亮，晴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。